

训练场上的三十六计

一群「聪明」兵，和一位火眼金睛的班长

998DCD

军旅喜剧中篇

导读

一群「聪明」兵，和一位火眼金睛的班长

每个单位大概都有一个九班这样的班：兵不赖，就是太聪明。悟得恰到好处的体温计，掐得准时的公差，翻出了毛边的条令——他们把全部的聪明才智，都用来和训练场讨价还价。

也每个单位大概都有一个韩卫疆这样的班长：话不多，眼很毒，你出招他接招，因为他年轻时，招招都用过。

这本书讲的是这两拨人斗法的故事——求雨、装病、道具、替身，三十六计轮番上阵，笑点密集。但故事的下半场，一场真的山洪来了。当水漫到膝盖的时候，所有抄过的近道都要重新还回来，所有逃掉的课目都成了对岸的人命。

这不是一本批评「聪明」的书。恰恰相反，它想说：聪明用对了地方，是部队里最宝贵的东西——全营最懂偷懒的人，讲起哪里不能偷懒，最有说服力。

翻开第一章之前，请记住九班那句名言：「鬼有我班长可怕吗？」

第一章·三公里的哲学

三公里武装越野的终点线前，高远第一个冲过去，脸不红，气不喘，作训服后背干干爽爽。

秒表「咔」的一声。韩卫疆低头看了一眼，没说话，把秒表揣回兜里。

十一分零四秒。全班哗然。副班长周舟第三个到，扶着膝盖喘了半天，抬起头第一句话是：「高远，你吃了什么？」

「智慧。」高远说。

这是夏末的下午，太阳把训练场晒出一种柏油的甜味。侦察营三连九班列队站在终点，九个人，八个汗流浃背，一个清清爽爽。清爽的那个正仰着头喝水，喉结一动一动，喝得很慢，像在给谁表演。

「都别围着他。」韩卫疆说，「带回。」

九班在三连是个传说。不是好的那种传说。

晚点名之后，班里的马扎围成一圈，高远坐在中间，开始他每周一次的「学术讲座」。这是九班的保留节目，连名都起好了，叫「三公里的哲学」。

「同志们，」高远敲了敲马扎，「今天复盘。起点到终点，全程三公里。但地球的表面上，两点之间——」

「线段最短。」陈默接了一句。他盘腿坐在床铺上，膝盖上摊着一个拆开的对讲机。

「对。所以我没跑冤枉路。」高远伸出三根手指，「第一个弯，我切了坟地后面那条羊肠道，省两百米；第二个弯，供销社的围墙，翻，省一百五；最后冲线前那个上坡，我上的是背面，坡度缓一半。」

「所以你没跑三公里。」周舟皱着眉头算，「你也就跑了两公里出头。」

「我用了十一分零四秒，」高远说，「成绩是真的，计时是真的，人是我，表是班长的。哪一环假了？」

周舟张了张嘴，没找出哪一环假了，憋得脸通红：「反正……反正不对。」

罗大朋从上铺探下半个身子，嘴里嚼着东西：「远哥，坟地那条道你不害怕啊？」

「怕什么，」高远说，「鬼有我班长可怕吗？」

全班哄笑。笑声还没落地，门口传来一声咳嗽。

韩卫疆站在门口，不知道站了多久。他个子不高，皮肤是山东海边那种黑，眼睛不大，但扫过来的时候，九个人都觉得那道目光在自己脸上停了一秒。

「讲座办得不错。」他说，「下次我也听听。」

他走进来，把一张表拍在高远的马扎上。

「营里通知。下周一开始，全营进山驻训，一个月。青岭山坳，自带背囊。」他顿了顿，「山里没有供销社的围墙。」

他转身走了。到门口，又停下，背对着全班说了一句：

「坟地那条道，雨天别走。冲沟，滑。」

门带上了。屋里静了五秒钟。

「他怎么知道坟地那条道？」罗大朋的嘴停在半空中。

「还知道雨天滑。」陈默低头继续拧他的对讲机，拧了两下，抬起头，「说明他走过。而且摔过。」

高远盯着那扇门看了很久。

「没事。」他最后说，把通知折成四折塞进兜里，「他有张良计，咱有过墙梯。山里没有围墙，山里有的是别的。」

熄灯号响了。黑暗里，陈默摸出手机，按住录音键，凑到嘴边，用只有自己听得见的气声说了一句话，然后松手。

手机屏幕亮了一下，自动存好，文件名是一串时间和地点：「八月二十一日·九班宿舍」。

那条语音只有七个字：

「班长，可能是个对手。」

第二章·病号的艺术

驻训前三天，九班进入了「战备状态」——备的不是驻训，是病。

卫生队门口的长椅上，罗大朋排在第三个。他今天捂得很严实，作训服外面套了棉大衣，八月底的天，额头上硬是憋出一层汗。

「下一个。」

罗大朋挪进去，把自己放倒在检查床上，发出一声排练过的呻吟。

卫生员小满看了他一眼，拿起体温计甩了甩：「哪不舒服？」

「发烧。」罗大朋气若游丝，「三十九度往上，我自己有数。头晕，浑身没劲，可能是山里那种……瘴气，提前发的。」

「山里你还没去呢。」

「我这人体质敏感，」罗大朋说，「预报型的。」

小满把体温计递给他。罗大朋夹进腋下，夹得很讲究——他秋衣内侧缝了一个小兜，兜里揣着个暖宝宝，凌晨四点就贴上了，这会儿正烧得旺。这是他琢磨了一个星期的方案，代号「温泉计划」。

五分钟后，小满抽出体温计，对着光看了一眼。

「四十二度三。」她说。

罗大朋心里咯噔一下。烧过头了。

「奇迹啊。」小满把体温计举到他眼前，「人体四十二度，脑细胞开始变性，四十二度三，你还能自己走进来，逻辑清晰地跟我讨论瘴气——罗大朋，你这体质不去参加科研可惜了。」

她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支体温计，新的，当着他的面拆开，甩好，盯着他：「再量一次。我看着你夹。」

第二次的结果：三十六度五。

「退烧了。」小满在病历本上写字，头也不抬，「医学奇迹。下一个。」

罗大朋裹着棉大衣出来了。路过器械场的时候，他看见高远正一瘸一拐地往卫生队走，拐杖是一根拖把杆，右脚的作战靴脱了，脚踝上缠着绷带，缠法很专业，还渗了点红药水。

两人擦肩而过，交换了一个眼神，谁都没说话。

卫生队里，小满看着高远走进来，看着那根拖把杆，看着那个渗血的脚踝，忽然笑了。

「坐。」她说，「脚抬上来。」

高远把脚搁上凳子。小满伸手在绷带上一按——按的不是脚踝，是脚背，一个根本不疼的位置。

「哎哟！」高远叫得撕心裂肺。

「我按的脚背。」小满说。

「放射痛。」高远面不改色，「我这是神经性损伤，串着疼。」

小满点点头，在病历本上写：「建议：休息。驻训照常参加，随队观察。」

「等等，」高远急了，「我这脚怎么进山？」

「进山有车。」小满说，「到了驻训点，训练量力而行——这句话我会原样转告韩班长。」

高远盯着她看了三秒钟，忽然明白了什么：「你跟老韩通过气？」

「你们班这个月，」小满翻着病历本，「感冒发烧四个，崴脚三个，肠胃炎五个，还有一个说梦见自己骨折了来排查的。韩班长前天来开过会。」她合上本子，「他说，病都准，一个都别拦。」

高远心里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预感在晚饭后应验了。班务会上，韩卫疆拿着一张纸，慢条斯理地念：

「经班委会研究，报连部批准，九班病号如下优待——」

全班竖起耳朵。

「发烧的，驻训期间帮厨，炊事班暖和，养病。崴脚的，担任值班员，坐着登记就行。肠胃炎的，管理全班的防暑药品和饮用水，责任重大。」

他抬起眼睛：「有意见吗？」

没人说话。帮厨要凌晨四点起，值班员要整夜坐着，管水的要背全班的水壶上山。

「都没有？」韩卫疆把纸叠起来，「那就这么定了。对了，罗大朋——」

罗大朋一个激灵：「到！」

「你不是预报型体质吗，」韩卫疆说，「驻训期间的天气，归你预报。报错了，全班加练。」

散会后，罗大朋蹲在宿舍门口，从大衣内兜里摸出一根火腿肠，咬了一口，味同嚼蜡。

「远哥，」他说，「我怎么觉得，咱们的招，他全会？」

高远没答话。他看见陈默坐在床铺上，手机举在嘴边，停了很久，最后只录了四个字：

「将计就计。」

文件名自动存好：「八月二十四日·九班宿舍」。

陈默把手机扣在胸口，听着窗外的蝉鸣。他那个语音备忘录里已经存了三十七条，全是这样的短句子——捂体温计要用四十二度的温水，假的真不了；条令第几条有缝；帮厨能顺出馒头。

一句话一条灵感，抬手就录，松手即存，按时间和地点命名。他管这个备忘录叫「三十六计」。

今晚他忽然觉得，这个备忘录的名字，可能起错了。

三十六计，好像是给对面那位准备的。

第三章·条令的缝隙

装病这条路被堵死之后，高远把自己关了两天，出来时手里多了一个笔记本。

牛皮纸封面，巴掌大，封面上什么都没写。但全班都知道那是什么——高远的「武功秘籍」，里面抄的全是条令条例，每一条旁边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。

「同志们，」晚饭后的马扎圈，高远把笔记本往膝盖上一拍，「我以前格局小了。装病，是术；这个，是道。」

「说人话。」罗大朋说。

「条令是人写的，人写的就有缝。」高远翻开笔记本，「我问你们，什么情况下，战士可以名正言顺地不参加操课？」

「病号。」

「堵死了。」

「公差。」陈默头也不抬。

「对！」高远一拍大腿，「条令写得明白，连队公差勤务，按需派遣。什么叫按需？营里修路要不要人？要。帮地方搬物资要不要人？要。服务社卸货要不要人？要！」

他压低声音：「我算过了。驻训前的准备期，全营平均每天十七项公差，每项两到四人。一个班九个人，轮着来，天天有人在外面，运气好，一上午的体能就错过去了。」

「公差也累啊。」周舟小声说。

「累？」高远痛心疾首，「周舟同志，搬二十箱矿泉水和跑五公里，你选哪个？」

周舟认真想了想：「搬水。」

「你看，连标兵都这么选。」

第二天一早，三连出现了奇观：以往派公差要点名三遍才有人磨磨蹭蹭出列，今天九班全员抢着举手，手举得比电线杆还直。

「报告！我去修路！」

「报告！服务社我熟！」

「报告！我会开三轮车！」高远喊得最响。

韩卫疆站在队前，看了高远两秒钟：「准了。」

高远开着三轮车出营门的时候，心情好得想唱歌。车斗里坐着罗大朋——他争取到的公差是帮厨，此刻正襟危坐，怀里抱着围裙，像抱着一张奖状。

服务社卸货，四十箱方便面，高远搬了两个小时，中间跟老板娘唠了半小时嗑，喝了人家两瓶汽水。回去的路上他算了笔账：同样一上午，训练消耗六百大卡，出公差消耗三百，净赚三百，还白得两瓶汽水。

「远哥，」罗大朋从兜里摸出两个茶叶蛋，分他一个，「炊事班顺的。帮厨这个公差，是公差里的头等舱。」

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天。第三天下午，连长郑铁山把连部的考勤表往桌上一拍，把文书喊了过来。

「你给我解释解释。」郑铁山的嗓门把窗户震得嗡嗡响，「这一个星期，全连公差出勤，九班占了六成！修路去了九班，搬东西去了九班，连服务社卸货都是九班！九班是公差专业户吗？」

文书翻着表：「连长，他们都是主动报名的，拦都拦不住……」

「主动？」郑铁山眯起眼睛。他当了十二年兵，什么风浪没见过，「把韩卫疆给我叫来。」

韩卫疆来了，敬礼，站定。郑铁山把考勤表推过去。

「你班里的事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

「知道。」

「知道你还放？」

「连长，」韩卫疆说，「条令没规定公差要限额。他们愿意干活，是好事。」

郑铁山盯着他看了半天，忽然笑了：「韩卫疆，你小子肚子里有东西。说吧，你打算怎么办？」

「不用我办。」韩卫疆说，「后天进山。山里没有服务社，没有修路，没有三轮车。山里的公差只有一样——」

他顿了顿。

「背给养上山。一趟，四十斤，八公里山路。」

郑铁山愣了一下，然后笑得拍桌子：「好，好一个不用你办。」

当天晚上，连部出了通知：驻训期间公差派遣办法调整——即日起，公差按本周训练成绩排序，成绩靠后者优先派遣。

通知贴出来的时候，高远正蹲在门口擦他的三轮车钥匙。他把通知从头到尾读了三遍，脸一点一点垮下去。

训练成绩靠后，优先出公差；公差是背给养上山；背给养上山，比训练还累——而背了一个星期，成绩只会更靠后。

死循环。一个设计精巧、完全合法的、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做的死循环。

「毒。」高远对着通知，由衷地评价，「真毒。」

宿舍里，陈默把手机举到嘴边。窗外，进山的车队已经在预热发动机，一声一声，像谁在倒数。

「第三十八条，」他对着手机说，「用魔法打败魔法的，是更大的魔法。」

他松开手，想了想，又按住，补了一句：

「进山的包，别装太满。我有一种预感，包里的东西，得自己背上去。」

楼道里忽然传来韩卫疆的声音，不高，但每个字都清楚：

「九班，检查背囊。所有人的包，过秤。」

第四章 · 雨神

青岭山坳驻训点，是三排帐篷、一面旗杆和一条从山上流下来的溪。

进山第一天，高远就颁布了九班驻训期间的最高纲领，两个字：求雨。

「道理很简单。」他站在帐篷门口，指着天上的大太阳，「晴天，五公里、障碍、攀登，一样不少。雨天呢？条令，操课因天气无法正常组织的，可以调整。调整是什么意思？休息的学名。」

「天气预报说这礼拜都是晴。」周舟说。

「天气预报要是不准呢？」

「那也不是咱说了算啊。」

高远神秘一笑：「所以要发挥主观能动性。」

九班的求雨工程分为三条战线。

第一条是玄学战线，负责人罗大朋。他在帐篷后面用石头摆了个歪歪扭扭的祭坛，供品是半根火腿肠，每天早中晚拜三次，嘴里念念有词。被周舟举报封建迷信之后，他连夜整改，把仪式改名为「盼雨文化研讨」，火腿肠照供。

第二条是舆论战线，负责人高远。他的战术是制造降雨预期：见人说「你看那云，积雨云，明天准下」；早上起来故意问「昨晚是不是打雷了」；给营区打电话的战友打电话，第一句话准是「听说要连阴雨」。谣言传了三天，传到最后，七班班长认真来问他：明天到底下不下？我被子还没收。

第三条是技术战线，负责人陈默。这条战线最安静，也最狠——他负责全班的闹钟。

驻训点起床号靠各班自行对表。陈默主动请缨管闹钟，第一天，他把全班的表调慢了两分钟；第三天，又慢了两分钟。每天偷两分钟，神不知鬼不觉，等班长吹哨，全班「刚刚睡醒」，慌慌张张，操课开头那二十分钟热身就糊弄过去了。

计划进行到第五天，天上还是一丝云都没有。但是没关系，高远想，闹钟战线每天稳定产出，也算细水长流。

第五天夜里，高远被一阵声音吵醒了。

起初他以为是罗大朋说梦话。然后声音大起来，密起来，砸在帐篷布上，噼里啪啦，像有人从天上往下倒黄豆。

雨。真的雨。

帐篷里炸开了锅。罗大朋光着膀子坐起来，朝着帐篷后面他那个祭坛的方向，恭恭敬敬磕了个头。

「显灵了。」他声音发颤，「火腿肠显灵了。」

第二天早操时间，雨没有停的意思，整个山坳白茫茫一片。九班挤在帐篷门口，看着别的班在雨里站队，等着连部宣布调整操课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四个字：如愿以偿。

韩卫疆披着雨衣从连部回来，在全班的注视里站定。

「连里通知。」他说，「今日操课调整。」

九班的呼吸都轻了。

「改为——室内体能。」

高远以为自己听错了：「室内？这山里哪来的室内？」

「炊事帐篷。」韩卫疆说，「我刚去量过，长十二米，宽八米，够用了。」

「够干什么用？」

韩卫疆把雨衣袖子卷起来，露出小臂，慢条斯理地报菜名：

「俯卧撑，一组五十，做十组。仰卧起坐，一组六十，做十组。深蹲，一组八十，做八组。鸭子步，帐篷内圈，绕到我说停。」

帐篷门口一片死寂。雨声哗哗地响。

「班长，」高远挣扎着做最后的努力，「外面下雨，条令说操课可以调整——」

「对，调整了。」韩卫疆说，「从五公里，调整成了这个。」他抬手指了指炊事帐篷，「五公里你们还能走走停停。这个，在我眼皮子底下，一个都少不了。」

那天上午，九班在炊事帐篷里度过了建军以来最漫长的一个上午。帐篷不通风，汗把作训服浸得能拧出水，罗大朋做到第六组俯卧撑的时候开始哭，一边哭一边做，眼泪和汗一起滴在垫子上。

中午解散，九班九个人瘫在帐篷里，横七竖八，像一袋倒出来的土豆。

「我错了。」高远望着帐篷顶，气若游丝，「我从根上就错了。求雨，求来的不是休息，是韩卫疆的主场。」

罗大朋挣扎着爬向帐篷后面。他要拆祭坛。

雨连着下了三天。室内体能连着搞了三天。第三天晚上，陈默把闹钟的事情向韩卫疆自首了——他实在没力气再早起两分钟去偷偷调表了。

韩卫疆听完，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把闹钟收走，第二天早上还回来的时候，闹钟快了五分钟。

「每天早起五分钟，」他说，「叠被子用。」

那天深夜，雨终于停了。陈默躺在行军床上，浑身的肌肉没有一处不酸。他摸出手机，按住录音键，半天，只说出三个字：

「人算，不如天算。」

松开手，他想了想，又按住：

「不对。是天算，不如韩算。」

溪水在帐篷外面哗哗地涨。谁都没有注意，这场连阴雨下完之后，上游水文站的数据，正在一格一格地往上爬。

第五章·替身与道具

雨过天晴，驻训进入第二周，连里宣布：本周末，全营阶段性考核。

消息传来的当晚，九班召开了紧急会议。会议地点在帐篷后面的溪水边——罗大朋的祭坛拆了，石头还堆在那儿，正好当凳子。

「形势很严峻。」高远开场，「室内体能三天，咱们的账面上已经亏空了。这次考核计入阶段评定，不能再用笨办法。」

「那用什么？」

「用巧办法。」高远环视一圈，压低了声音，「诸位，考核这个东西，考的是数字。数字这个东西，是死的。人，是活的。」

接下来的三天，九班进入了新一轮「战备」。

第一项工程是护具。考核有攀登固定，十五米，计上到顶的时间。高远的方案是：把护膝里侧的衬垫拆掉一半，缝进一层薄薄的铅皮——不是给自己用，是给周舟用。

「凭什么我戴？」周舟瞪眼。

「你成绩最稳，基数高，戴上铅皮你还是全班第一，但是时间会被拉慢两秒。」高远说，「这两秒，就是全班的及格线缓冲带。你一个人牺牲两秒，换八个人松口气，值不值？」

周舟被这套歪理绕晕了，稀里糊涂点了头。

第二项工程是报数。俯卧撑考核，两人一组，一人做一人数。罗大朋和陈默一组，两人排练了一整套「声学方案」：罗大朋做到力竭，报数不能停——陈默负责把数字念得又快又含糊，「二十七、二十八、二十九」念成一串咕噜，中间掺进去三个不存在的数。练到最后，罗大朋做二十五个，成绩单上是三十一个。

第三项工程最绝，是高远亲自操刀的「装备瘦身」。五公里武装越野考核，按规定背囊负重二十公斤。高远把全班的背囊做了「无损减重」：棉被换成太空棉睡袋，砖头换成同等体积的泡沫——反正考核只称总重，不开包检查。

「二十公斤泡沫和二十公斤砖头，」高远把背囊拍给全班看，「秤上是一样的，背上是两个世界。」

考核前一天下午，指导员温良背着手，笑咪咪地出现在九班帐篷门口。

温良这个人，说话从来不超过三十分贝，见谁都先笑。全连都说指导员脾气好。只有九班知道，脾气好的人里，藏着最不好糊弄的那种。

「都在呢。」温良笑咪咪地走进来，目光在帐篷里转了一圈，落在墙角码放的背囊上，「明天考核，准备得怎么样？」

「报告指导员，准备好了！」九个人异口同声。

「我看看背囊。」

高远的心脏漏跳了半拍。

温良拎起最上面那个，掂了掂，又换了一个，再掂了掂。帐篷里安静得能听见溪水声。

「二十公斤，」温良说，「挺标准。」

他把背囊放下，笑咪咪的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：「同志们，我讲个事。前年我在老部队，考核前也有个聪明人，往背囊里装泡沫。考核那天，山洪冲了便桥，他奉命把背囊里的棉被背给安置点的老乡——从包里掏出来的，是四块泡沫板。」

他顿了顿，还是笑咪咪的：「老乡家的孙子那天晚上烧到三十九度八。后来呢，棉被是炊事班连夜送的，没误事。但那个聪明人，从此见了老乡抬不起头。」

温良拍拍手，起身往外走，走到门口，回头：

「明天好好考。我相信九班。」

他走了。帐篷里，九个人大眼瞪小眼。

「他……看出来没有？」罗大朋的声音发飘。

「他没开包。」高远说。

「那他讲那个故事是什么意思？」

没人回答。过了很久，陈默站起来，走到墙角，把自己的背囊放倒，拉开拉链，把里面的泡沫一块一块掏出来，又把自己那床棉被，重新叠好，压平，塞了进去。

他什么都没说。但罗大朋跟着站了起来。然后是周舟。最后一个站起来的是高远，他一边拆背囊一边骂骂咧咧：「倒霉，白缝了一下午……泡沫留着，回头当枕头。」

第二天考核，九班全员真刀真枪。成绩出来：中游偏下，不好看，但也没有一个人不及格。

韩卫疆看成绩单，只说了一个字：「嗯。」

谁都听出来，这个「嗯」里面，有一点不一样的东西。

高兴劲还没过，晚饭后，连部通讯员一路小跑过来，扯着嗓子喊：

「通知——营里决定，下周抽考！每个连随机抽一个班，抽考的班，代表全连成绩！」

帐篷前的空地上，郑铁山把写着各班番号的纸团抓在手里，晃了晃，当着全连的面，抽出一个，展开。

他看了一眼，抬起头，大嗓门滚过整个山坳：

「三连——九班！」

九班的队伍里，高远的腿肚子，当场转了个筋。

第六章·灵感博览会

抽考定在周五。从周一开始，九班进入了建班以来灵感的丰产期。

以往，九班的招术是分散投资：你装你的病，我出我的公差。这一次不一样——这次是全连的脸面，郑铁山说了，抽考考砸了，全连陪着加练。也就是说，九班第一次拥有了「群众基础」。全连上下，明里暗里都在给他们行方便。

高远把这叫：天时地利人和，三十六计全凑齐了。

周一晚上，溪水边的石头上，九班开了最后一次「战前会议」。高远摊开他的牛皮纸笔记本，陈默打开手机备忘录，罗大朋掏出一张画满符号的草纸。

「诸位，摊牌吧。」高远说，「压箱底的，都拿出来。」

那一晚的交流成果，后来被称作九班的「灵感博览会」。

陈默贡献了技术流：他研究了历年抽考的流程图，发现从报到到开考有四十分钟空档，考官要核对编成、试场地。「四十分钟，够做一整套热身加两套模拟。把状态调到开考那一秒，等于多考一次。」

罗大朋贡献了后勤流：炊事班的关系，考核前一晚加餐，牛肉炖土豆；考核当天早上，每人一根能量胶——不知道从哪批发的，外包装全是外文。

高远贡献了核心机密，代号「排兵」：抽考每人必考三项，但顺序由班长报。把周舟排在每个课目的第一个——「标兵先考，考官的尺子第一下就松；把我排在中间，考官看累了；把罗大朋排最后，天快黑了。」

「天黑了对我有什么好处？」罗大朋问。

「考官急着开饭。」

周五，抽考日。

九班起了个大早。牛肉的余劲还在，能量胶齁甜，陈默的四十分钟热身掐着秒表走完，周舟第一个上场，攀登固定十二秒整，全场喝彩。考官的表情果然松了下来。

一切按计划推进。直到五公里武装越野。

计划里，这一项是高远亲自压阵的——他的越野底子最薄，但弯道研究最深。驻训点的越野路线他提前踩了三遍，每一个弯都画了图，哪块石头能借力，哪段草坡能切，门儿清。

枪响，出发。前两个弯，完美。第三个弯，高远按照图纸，一脚踩上那块熟悉的石头——石头动了。

连夜的小雨泡松了土。那块他踩了三遍的石头，今天往旁边让了半尺。高远的脚踝在空中划出一道毫无准备的弧线，整个人横着飞进了旁边的灌木丛。

全场瞩目中，侦察营三连九班的军师，从灌木丛里爬出来，头上顶着两片叶子，一瘸一拐，继续跑。

他没有放弃。这是全班都没想到的。罗大朋在终点线外急得直蹦：「远哥！走捷径啊！近道！」

高远从他身边跑过去的时候，吼了一嗓子：「没劲儿研究了！跑吧！」

他跑完了全程。成绩十九分半，难看，但撞线了。全班总成绩：合格，良好擦边。

郑铁山捏着成绩单看了半天，抬头看看九班——九个泥猴，一个头上还插着叶子——忽然放声大笑，笑得整个山坳嗡嗡响：

「好！我三连的脸，算是保住了！九班，今晚加餐！」

晚点名后，九班横七竖八瘫在帐篷前的空地上，看星星。累，但是松快，一种很久没有过的松快。

「我说句掏心窝子的。」罗大朋啃着加餐的鸡腿，「今天远哥从灌木丛里爬出来接着跑那一下，我有点感动。」

「感动什么，」高远枕着胳膊，「丢死人了。」

「不是丢人。」陈默忽然说，「是好看。」

没人接话，但也没人反驳。溪水在不远处哗哗地响，比前几天更响了些。

陈默摸出手机，按住录音键：「九月十二日，驻训点。今天发现一件事——」

他顿了顿。

「真跑完的三公里，比抄近道的三公里，好受。」

半夜两点，紧急集合哨撕破了整个山坳。

九班从行军床上弹起来，摸黑穿衣打背包，冲到空地列队。连部的车灯全亮了，郑铁山站在车灯前面，雨衣反着光，大嗓门第一次不带一点笑意：

「上游暴雨，山洪形成，正在下泄！山下溪石村，一百六十户，要在一个小时内全部转移！上级命令，驻训分队立即投入救援——」

他的目光扫过全连，最后落在九班的方向：

「同志们，这不是演习。」

第七章·山洪

溪石村在下游四公里，车队开不进去了，最后两公里全是泥。九班是徒步冲进去的。

进村的时候，水已经漫过了脚踝，还在涨。手电的光柱在雨里乱晃，狗在叫，孩子在哭，村干部敲着一面铜锣，锣声在雨幕里闷闷的。

「九班！」郑铁山的声音劈开雨幕，「东头，十二户，老人多！天亮之前，一个不剩，全背到村部！」

「是！」韩卫疆应了一声，转身，「跟我来。」

高远分到的第一户，是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，说什么不肯走，抱着门框，说要守她的鸡。高远劝了三个回合，嘴皮子全用上了，老太太一个字不听。

换作平时，他有一百种话术。今晚他忽然发现，话术没有用——水涨得比话术快。

他蹲下去，把老太太背了起来。

老太太很轻，轻得吓人。但村部在坡上，四百米泥路，背到一半，高远的腿开始抖。不是累的——他知道自己是什么底子。越野抄近道、五公里泡沫背囊，他的腿从来没替他还过账。

今晚要还了。

第二趟，背一个小孩。第三趟，扶一个拄拐的大爷。第四趟走到一半，高远跪在泥里，半天没起来。手电光里，他看见周舟从他身边跑过去，背上背着人，一趟，又一趟，又一趟，速度几乎没变。

那个被他在背后叫了半年「傻标兵」的周舟。

「看什么呢？」周舟第五趟回来，一把将他从泥里拽起来，「腿不行就扶肩，别停。」

罗大朋那边出了状况。他负责的三户里有一家，儿子在外地打工，只剩老两口和一个坐轮椅的婆婆。轮椅在泥里根本推不动，罗大朋一咬牙，把轮椅整个扛上了肩。

轮椅加婆婆，一百多斤。罗大朋扛了三百米，眼前发黑，一屁股坐进泥水里。他这辈子都在给自己的腿省劲儿，帮厨、装病、抢公差，省下来的每一分力气，都攒成了肚子上的肉。

肉，今晚一点忙都帮不上。

「婆婆，」他喘着，把轮椅重新扛起来，「您抓稳了。我慢，但是我不停。」

他真的没停。到村部的时候，罗大朋的两个肩膀全麻了，他做的第一件事，是把手伸进作训服最里层的兜——那个永远藏着零食的兜——掏出两板巧克力、一包压缩饼干，全塞给了安置点的孩子们。

「拿着。」他把兜整个翻出来，抖了抖，连最后半根火腿肠也抖了出来，「都在这儿了。叔叔这次，没有存货了。」

凌晨三点，最坏的消息传来了。

清点人数，村西头少了一个人——守水泵房的陈默。

陈默是主动报名去看水泵房的。泵房在河对岸，村子唯一的抽水设备在那里，村干部说泵房里的柴油机和档案柜得有人看着抢出来。陈默懂机械，他去了，带着两名战士，把能抢的都抢了出来。

往回撤的时候，便桥断了。

手电的光柱打过去，对岸的黑影里，三个人影站在泵房屋顶旁边的高台上，挥手电，画圈——那是约好的信号：人安全，过不来。

河不宽，二十几米。但白天的小溪现在是一头发疯的野兽，浑黄的水撞在石头上，溅起一人多高的浪。

「绳子！」韩卫疆吼，「抛绳器，横渡！」

高远盯着那条河，忽然觉得胃里发空。

武装泅渡，攀绳横渡，水面绳结——这三样，是九班逃得最多的课目。泅渡要下水，冷；横渡要爬绳，磨手；绳结枯燥，背三十种打法。高远的发明是「绳结顺口溜」——只背口诀，不上手练。考核的时候蒙混过关，口诀背得滚瓜烂熟，手从来没快过。

口诀在脑子里，手是生的。而河对岸，站着陈默。

那个管了三十九条「三十六计」语音的陈默。那个把闹钟调慢又主动自首的陈默。那个说「真跑完的三公里好受」的陈默。

「班长，」高远听见自己的声音，哑的，「我去。」

韩卫疆看了他两秒钟。雨砸在两个人中间。

「你泅渡什么成绩，我心里有数。」韩卫疆说，「你留在这边打保护。周舟，你水性好，你上。」

周舟已经在系安全绳了。高远一把按住他：「我比你轻二十斤，绳子那头好拽。」

「你横渡及格过吗？」周舟问。

高远没回答。他转头看向韩卫疆，雨水顺着下巴往下淌：

「班长，我欠的课，让我现在还。」

第八章·一条语音

横渡绳架起来的时候，是凌晨三点二十分。

高远趴上绳子的那一刻，才知道这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训练场上的横渡绳是水平的，下面是垫子；这条绳被水冲得向下弯成一张弓，弓的最低点，离翻滚的水面不到两米。

他从最低点经过的时候，浪头舔到了他的后背。冰冷的水灌进衣领，他差点脱了手。

「手换手！别看水！」对岸，韩卫疆的声音穿过雨幕，不高，但像钉子一样钉进他耳朵里，「口诀！」

口诀他真记得。半年来为了应付检查背的顺口溜，此刻一个字一个字自己往外蹦：正手压反手，倒臂不过肩。他的手动了起来，比脑子快。一米，又一米。

手心的皮在第三个来回就磨破了。疼倒是其次，主要是滑。高远把牙咬得咯咯响，心里把他这辈子偷过的懒挨个骂了一遍——泅渡课躲了四次，横渡课装崴脚一次，绳结课用口诀蒙混三次。每一笔，现在都悬在这条绳子下面。

还有五米的时候，他的右臂忽然不听使唤了。就是没劲了，像被人拔了电源。他吊在绳子上，脚下是浑黄的、轰隆作响的水。

「高远——！」岸上的喊声乱成一团。

他抬起头，看见对岸高台上，陈默正趴在边沿，朝他伸出手。隔着五米，那五米像五年。

「别过来！」高远吼回去，「我数三声——」

他没数完。左臂一松，整个人往下坠——被安全绳兜住了，像一条甩在钩上的鱼。两岸同时发力，七手八脚，把他拖上了对岸的高台。

高远趴在泥里，吐了两口水，抬起头第一句话是：「丢人。第二次了。」

「不丢人。」陈默蹲在他旁边，浑身湿透，眼镜片上全是水，「你过来了。」

「被拽过来的。」

「那也叫过来了。」

回程走的是上游绕行的山路，增援的冲锋舟把人都接了回来。天亮之前，溪石村一百六十户，一个不少，全部安置完毕。

坐在村部的屋檐下，雨小了，天边泛出一种脏兮兮的灰白。九班九个人，加上从对岸救回来的三个，横七竖八靠着墙，没人说话。

陈默在捣鼓他的手机。手机在泵房就进了水，他拆开后盖，抠出电池，甩了半天，开机键按了十几遍，屏幕始终是黑的。

「坏了？」罗大朋凑过来。

「嗯。」

「那里头那些……三十六计呢？」

「没了。」陈默说，「三十九条，全在本地。」

罗大朋张了张嘴，想安慰两句，又不知道怎么安慰。三十九条灵感，那是陈默大半年的心血，某种意义上，是九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「不可惜。」陈默忽然说。他把手机壳擦干，从壳子夹层里，摸出一张叠得很小的打印纸，展开。纸上是一行字，还有一个二维码。

「有一条，我传上去过。」他说，「传到我的文件中转站了。就一条。」

「哪条？」高远问。

陈默没答。他借周舟的手机扫了码，按了播放。电流的杂音里，先是一阵很远的、哗哗的雨声，然后是陈默自己的气声，压得低低的：

「九月四日，炊事帐篷。老韩今天说了一句话，我觉得，这条不该存在三十六计里，得单存。」

录音里安静了两秒。然后是一个不属于陈默的声音，隔着一段距离，有点闷，像是从帐篷另一头飘过来的。是韩卫疆。他在跟炊事班的人说话，大概以为没人听见：

「……累是累了点。这帮小子不知道，训练场上偷的懒，都是拿命赎的账。我年轻时候赊过，还的时候，差点没还上。」

录音到此为止。

屋檐下，十几个人，全都朝韩卫疆看过去。

韩卫疆正靠着墙拧衣服上的水，听见录音，手停了。他没有抬头，也没有解释。过了很久，他把拧干的衣服重新穿上，扣好，才说了三个字：

「回去说。」

雨彻底停了。山坳里的溪水还在响，但已经不再发疯。高远望着自己手心里翻起来的皮，忽然开口：

「班长，回去以后，泅渡、横渡、绳结，三样，给我补上。」

「还有五公里。」罗大朋举手，「真跑那种。」

「闹钟也别给我调快五分钟了，」陈默把那张打印纸仔细叠好，收回手机壳里，「调快十分钟吧。」

韩卫疆看着这九张泥脸，看了很久。

「行。」他说，「一个都别想跑。」

第九章·还债

驻训最后两周，青岭山坳出现了一个奇观：每天最早出现在训练场上的，是九班；每天最后被班长撵回去睡觉的，也是九班。

补课是高远排的表。他把全班的欠账列了一张清单，贴在帐篷门板上，标题还是他一贯的风格——《九班债务清偿计划》。泅渡，欠四次；横渡，欠六次；绳结，欠三次；五公里全负重，欠得最多，账算不清，按每天一趟还。

「还完为止。」高远说。

韩卫疆不催，也不夸。他只是每天比九班更早到，比九班更晚走。高远发现，班长给他们掐表的时候，眼睛里有种很专注的东西，像工匠看一块正在成型的料。

变化最大的是罗大朋。他把帮厨的关系用在了正地方——每天给全班申请加两个鸡蛋。五公里他跑不进优秀，但他给自己立了个规矩：不走一步。跑不动就慢跑，慢跑不动就快走，但绝不抄近道，绝不停。有天傍晚高远看见他一个人在草坡上跑最后一圈，夕阳把那个胖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一步，一步，不快，但没停。

第二个变化是周舟的地位。九班现在有了个不成文的规矩：技术动作，问周舟。绳结的三十种打法，周舟一种一种掰开了教，教到罗大朋的手指头都粗了一圈。有天晚上高远听见罗大朋在被窝里梦游都在背口诀，背的还是周舟改编的版本——不是蒙混版，是实战版。

「傻子标兵，」高远感慨，「原来我们才是傻子。」

第三个变化，是九班的「小聪明」开始改行。

事情起于连里的安全员培训。韩卫疆让高远去给新兵讲越野安全注意事项，高远往台上一站，张口就是：「我先讲讲坟地那条羊肠道为什么不能抄——」台下老兵笑倒一片。但讲着讲着，新兵们都不笑了，往前凑。因为高远讲的每一处「捷径」，最后都会落到一句：这条路哪里滑、哪里塌、哪里会要你的命。

全营最懂偷懒的人，讲起哪里不能偷懒，最有说服力。

温良听完，笑眯眯地找到郑铁山：「连长，我建议让九班出一套《训练场投机取巧风险图谱》。他们最有发言权。」

郑铁山一拍桌子：「好！这就叫做，反面教材正面用！」

「是经验转化。」温良纠正他，「孩子们要面子。」

那天晚上，韩卫疆把高远叫到了溪边。石头祭坛早拆了，溪水恢复了夏天的细瘦，两个人坐在石头上，看对岸的山影。

「录音里那话，」韩卫疆忽然开口，「想听全乎的吗？」

高远没吭声，等他往下说。

「我当兵第三年，也是全连最『聪明』的。」韩卫疆望着水面，「你们玩过的，我都玩过。焐体温计，我比罗大朋专业，我知道四十度二最像真的，四十二那是奔着枪毙去的。公差，我能提前一星期打听到哪有活。武装泅渡——我一次没下过水。」

他顿了顿。

「第四年，也是山洪，也是我们团驻训。也是夜里转移群众。我班长背人过河，绳子断了，他会水，下去托人。我在岸上，不会水。全连就我一个不会水的——别人会水的，都是训练场上泡出来的；我『聪明』，我一次没下过。」

溪水哗哗地响。

「他把我骂上来了。不，是把我推上来了，他自己没上来。」韩卫疆的声音很平，平得像在说别人的事，「后来找到了。追认了一等功。他闺女那年三岁。」

「从那以后，我把欠的课一节一节补回来。现在我武装泅渡全营第二。」他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土，「第一是我班长教出来的另一个兵。」

高远坐在石头上，半天，问了一句：「班长，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不跟我们说？第一章……第一天，你就知道坟地那条道。」

「说有用吗？」韩卫疆反问，「有人当年跟我说过吗？说过。我当他放屁。」

他往帐篷的方向走了两步，又回头：

「账这东西，别人替你还，你不心疼。自己还一次，记一辈子。」

那天晚上，高远躺在行军床上，听见对面铺的陈默又摸出了手机。新手机是连里特批走采购流程配的，理由是：泵房抢险表现突出，设备损毁，予以补充。

陈默按了很久的录音键，久到高远以为他睡着了，才听见那句气声：

「九月二十六日，驻训点。第四十条——也是新第一条：债，得自己还。」

熄灯后帐篷里很静。过了一会儿，黑暗里忽然响起韩卫疆的声音——他查铺查到一半，停在门口，也不知道是在对谁说：

「明天五公里，提前半小时起。我陪你们跑。」

黑暗中，罗大朋小声嘀咕：「班长陪跑，这算不算加练啊……」

「闭嘴。」全班齐声说。

然后，九班的全体，连同门口那位，第一次一起笑出了声。高远在黑暗里想，他好像从没听说过韩卫疆笑。原来笑起来，也挺像个年轻人的。

第十章·最后一计

深秋，年终考核。营区的白杨树落了一地的叶子，训练场被扫得干干净净。

三连九班，全员参考，全课目，总评优秀。

成绩播报的时候，郑铁山站在队列前面，把那张成绩单看了三遍，然后抬起头，大嗓门滚过整个营区：

「三连九班——武装五公里，全员良好以上！攀登固定，全员优秀！武装泅渡——」他停了一下，像是不敢相信，「全员优秀！」

队伍里，罗大朋的眼泪当场就下来了。他这两个月掉了十四斤，脸上的肉少了，眼睛显得大了，哭起来特别明显。

「哭什么！」郑铁山吼他。

「报告连长！」罗大朋带着哭腔喊，「高兴的！」

全连哄笑。郑铁山也绷不住了，挥挥手：「笑什么笑！解散！」

考核后的那个下午，连部派下来一项特殊任务：营里要编一份《训练组织实施细则补充规定》，关于训练质量监督和漏洞防范的部分，指名要三连推荐一个「懂行的」来执笔。

三连推荐了高远。

高远抱着他那本牛皮纸笔记本去了营部。笔记本摊开，里面是半年来他研究过的每一条缝：公差派遣的缝、报数的缝、负重的缝、天气的缝。现在，他要做的，是把每一条缝，亲手堵上。

营部的参谋翻着那本笔记，越翻眼睛越亮：「这些漏洞……你怎么都这么清楚？」

「报告，」高远立正，「亲身体验。」

参谋愣了一下，笑了，提笔在封面题了行字。高远接过来一看，写的是：知漏洞者，方能补漏洞。

傍晚，高远回营区的路上，拐去了训练场。考核后的训练场空荡荡的，夕阳把障碍场的影子拉得老长。他在五公里起点的那条线前面站了一会儿。

半年了。他想起坟地后的羊肠道，供销社的围墙，泡沫背囊，暖宝宝，求雨祭坛上的半根火腿肠。

身后传来脚步声。韩卫疆、罗大朋、陈默、周舟，还有班里其他人，陆陆续续都来了，谁也没约谁。九个人在起点线前面站成一排，看着那条空荡荡的跑道。

「跑一圈？」韩卫疆说，「轻装，不计时。」

他们跑了起来。不快，九个人渐渐跑成一团，谁也没抄近道——坟地那条羊肠道从旁边岔出去，九双作战靴齐齐地从它口上跑了过去，没有一个人拐弯。

路过第二个弯的时候，罗大朋喘着气问：「远哥，三十六计，你说最厉害的是哪一计？」

「走为上。」高远说。

「那不是逃跑吗？」

「以前我也这么以为。」高远边跑边说，「后来我想明白了。走为上，不是让你躲开该上的地方——是让你把力气省下来，走到最该上的地方去。」

他指了指前面：「比如，山洪来的时候，往上冲。」

没人接话。脚步声咚咚地响，九个人的呼吸渐渐合成了一个节奏。夕阳正好，跑道尽头，营区的旗在风里哗啦啦地展着。

那天晚上，熄灯号响过，陈默躺在新换的行军床上，摸出新手机。备忘录重新建起来了，还是老习惯：一句话一条灵感，按时间和地点命名，抬手就录，松手即存。里面现在还只有三条：「债，得自己还」；凭记忆重录的「真跑完的三公里好受」；还有一条是从文件中转站下载回来的、炊事帐篷里老韩的那段录音。

他按住录音键，凑到嘴边，想了想，说：

「今天考核，全优。三十六计研究到最后，我发现最管用的计，只有一条——」

他松开手，存好，又给这条语音补了一个名字。窗外没有雨，月亮很好，他听见隔壁铺的罗大朋已经打起了呼噜。

屏幕亮了一下，文件名安安静静地躺在列表最上面：

「十一月九日·训练场，晴。」

那条语音的后半句是：

「——把该练的，练到骨头里。」

（全文完）